

書叢年少國中

好修河淮把要定一

寫強佛重仇

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目 錄

一 人和自然的一場大鬥爭	(一)
二 淮河流域本是一個大穀倉	(三)
三 十年倒有九年荒	(六)
四 黃河把淮河帶壞了	(八)
五 走頭無路的淮河	(一〇)
六 年年扒河年年受淹	(一三)
七 人禍加重了天災	(一六)
八 國民黨反動派最作孽	(一九)
九 人民政府關切人民的疾苦	(二一)
一〇 生產自救運動	(二三)
一一 『蓄洩兼籌』的治淮方法	(二六)
一二 一九五一年治淮的主要工程	(二九)

- 一三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(三四)
一四 淮河流域人民的喜悅 (三七)
一五 嚴冬中的熱火 (四〇)
一六 向頑固的砂礓進攻 (四五)
一七 技術人員工人和農民聯合在一起 (四八)
一八 第一年治淮工程的成就 (五二)
一九 美好的將來 (五六)
二〇 光榮歸於毛主席 (六〇)
後記 (六三)

一 人和自然的一場大鬥爭

一九五一年，中國人民在進行三個大鬥爭：

抗美援朝——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；

土地改革——和封建主義進行鬥爭；

鎮壓反革命——和潛伏的土匪、特務、惡霸、反動的會門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。

和這三大鬥爭同時，中央人民政府，還領導淮河流域兩岸的人民，和水災進行鬥爭。

參加這場鬥爭的，有二百二十餘萬的勞動大軍——民工，有二萬餘的水利專家、工程技術人員。他們都是和水災作戰的英勇戰士。

這是一場人和自然的激烈大鬥爭。

這是中國人民和平建設祖國的一件大事。

全中國人民都關心這件大事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都把目光關注着這件大事：看啊！偉大的中國人民，非但能夠戰勝國內外反動派，並且也要戰勝壓在他們頭上的『天』——大自然！

聽啊！向來『靠天吃飯』的中國人民，現在却像一個巨人一樣站起來，對天作這樣的挑戰：『不，我們不能聽憑你喜怒無常，高興就給我們一點，不高興就又把給我們的奪回去。我們要你服從我們，聽我們的指揮，忠心為我們服務；我們要強迫你永遠給，給，給，越給越多，越給越好！我們不能等待你賜予，我們要向你索取！』

二 淮河流域本是一個大穀倉

淮河流域在那裏呢？

小朋友們，請打開中國地圖來看。這是黃河，這是長江；在黃河與長江之間，靠近海邊的地方，不是還有一條河嗎？這條河，帶着許多小河，形狀像掃帚一樣，它就是淮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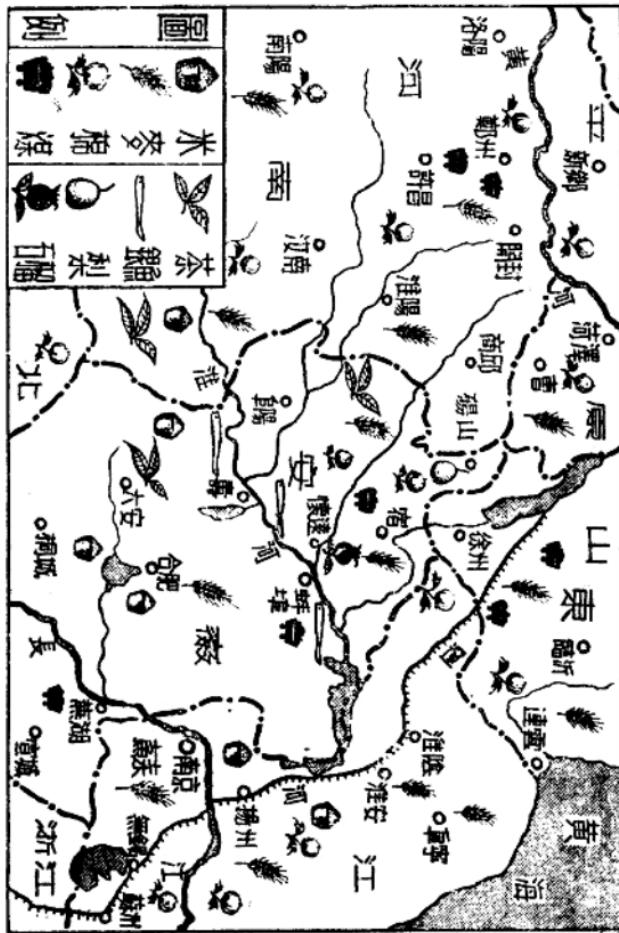
這條河流灘在五個省份上：安徽省（北部）、河南省（東部）、平原省（南部）、山東省（西南部）。這一帶地方，就叫『淮河流域』。

淮河流域，包括一九二個縣、市。內中有二億二千萬市畝的耕地。住着有八千二百萬人口。

這些土地都是很肥沃的，在它上面，出產着很豐富的農產物：米、麥、豆、高粱、玉蜀黍、花生、芝麻、棉花、藥材、烟草、菓子、蔬菜……應有盡有。

尤其是麥子，出產得豐富極了。普通的地，一畝可以收到二百斤；在河灣子裏，更可以收到三、四百斤。一到春天，淮河北岸平原上，一片綠海，全是小麥；到了夏

南 河 流 成 物 藏 圖



夫，小麥長得有一個人多高，走到麥地裏，就看不見人。所以那邊的老百姓都說『收一季，吃幾年』。又說『收到大河灣，養活半個天；收了大河灣，紅櫻帽遮了天』。

(註：紅櫻帽，指的是露天穀倉。)

淮河流域實在是一個大穀倉啊！

淮河流域還出產許多特產：像『六安茶』、『陽山梨』、『懷遠石榴』、『淮河銀魚』，都是全國聞名的。

『淮南煤礦』，是上海、無錫、南通等地工廠的動力來源之一。

因為這樣，淮河流域的人民，都很熱愛自己的故鄉。他們歌頌自己的故鄉說：

『走千走萬，不如淮河兩岸。』

三 十年倒有九年荒

有一只歌，叫『鳳陽花鼓』，很多小朋友們都唱過的：

說鳳陽，道鳳陽，

鳳陽本是個好地方；

自從出了朱皇帝，

十年倒有九年荒。

鳳陽，就在淮河岸上。朱皇帝是誰呢？朱皇帝就是明朝（一三六八——一六四四）的皇帝朱元璋。朱元璋就是鳳陽地方人。

『十年倒有九年荒』！這樣肥沃的土地，為什麼倒要鬧荒災呢？

原來，淮河的好處是河流多，灌溉了大片土地；可是這好處在明朝時却已變成了壞處，條條河流都發起大水來。大水一發，淮河兩岸，一片汪洋，莊稼也罷，村子也罷，牲口也罷，人也罷，都被水淹了，沖了。大水退了，長久不下雨，條條河水又乾

了，淮河兩岸，又都旱了。

這樣，就鬧災荒了。

最近三百年來，情形越來越壞了，淮河大大小小不知鬧了多少次水災。小的不說，光說大的，就有：

一六六二——一七二二年，這六十年間，平均兩年鬧一次。

一七四六——一七九六年，這五十年間，平均三年鬧一次。

一九一六——一九三一年，這十五年間，鬧了四次。

『十年倒有九年荒』，真是一點也不錯。

一九三一年那一次水災，鬧得真兇。河南、安徽、江蘇三省（包括現在的平原省），受災的老百姓，就有二千萬人（佔當時淮河流域全人口十分之三）；被水淹了的田地，就將近七千八百萬畝（佔當時淮河流域全部耕地面積十分之四）；估計損失價值，要達一三〇億斤大米。

如果將歷次水災所受的損失，都合起來計算，那數目一定更要驚人了。

四 黃河把淮河帶壞了

在七百年前，淮河本來是條好河。它自己有一條正式的入海水道：從淮陰向東，經過澠水縣，在雲梯關入海。

那時，淮河是不鬧水災的；就鬧，也鬧得不怎樣兒。

淮河以後爲什麼變壞了呢？這是與黃河有關係的。

提起黃河，大家都知道，它是中國有名的『敗家子弟』，它是天字第一號的『大禍亂』，上千年來，就一直在鬧水災。

黃河鬧水災是有原因的：

黃河上游水流很急，它流過甘肅、陝西、山西等省。這幾省地面上都是黃土；河水流過這些地方，就冲刷下大批泥沙（最多時，十成水裏，帶有四成泥沙）。流啊，流啊，它又流到華北平原了；水到平地，就流得慢了；水中帶着的泥沙，就沉澱下來，堆積在河床上了。泥沙越積越多，把河槽越築越高；人們爲防止河水，就把河堤也越築越

高，想用河堤來管束住河水。到夏天、秋天時，河水漲了，河堤管束不住，那就壞了，河水冲開河堤，就泛濫開來，鬧成水災了。

黃河的河槽越墊越高，有些地方，河底比地面還高上幾丈。到水漲時，河水向下游流不及了，河水就不耐煩起來，它就想啦：「我幹嗎一定要在老路上擠，何不另外找一條新的路走走呢？」黃河這壞孩子這樣一想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橫衝直撞，撞破河堤，順着水勢，浩浩蕩蕩闖出一條新路，奔向海裏去。

這叫做「黃河改道」。

在歷史上，黃河已經改道過六次。

七百多年前（一一九四年），黃河第四次改道。這一次，黃河的水有一部分就闖到淮河流域來，借淮河的河道入海。

這樣一來，黃河就把泥沙也帶到淮河裏來，把淮河的河槽也填塞起來了。

從此，淮河就也學上了黃河的壞榜樣，也常常鬧起水災來了。

因此，我們說：淮河是被黃河帶壞的。

五 走頭無路的淮河

一一九四年，還是宋朝時候，比朱元璋坐龍庭還早兩個朝代。

到一四九三年（明朝），黃河第五次改道。這一次可真把淮河害苦了！

這一次，黃河從開封西南直衝下來，把淮河攔腰斬斷，奪取了淮河的下流，把淮河扔在一邊，把河水梁塞住了，使它變成了一條死胡同了。

淮河沒有了下流，河水不能入海，怎樣辦呢？

沒有出路的人是很苦悶的，沒有出路的淮河也苦悶得很。它到處在流，想找個安頓的地方；流啊，找啊，最先就流到江蘇、安徽邊界上的許多小湖裏，把它們都裝得滿滿的。小湖裝滿了，水還裝不下去，就向湖的四邊泛濫開來；於是水把湖與湖中間的田地都淹沒了，這個湖和那個湖攜起手來，許多小湖就都連起來，連成一片，合成一個大湖。這就是現在的洪澤湖（洪澤湖面積有二千七百平方公里）。

但是，光有一個洪澤湖，水還是裝不下去。裝不下去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還有什麼辦法！只有再泛濫：於是河啊、湖啊，都泛濫起來，造成了大水災。

一八五五年（清朝），黃河第六次改道，它好像一條龍一樣，龍頭一扭，又奔向山東入海了（就是現在的黃河水道）。但禍根已經種下了。因為淮河的下游給黃河借了三百六十二年，已經完全淤塞了。——要不然，黃河也不會又丟掉它不要的。

淮河沒有了下流，年年從上游却不斷流下很多的水來；這些水再往哪裏流呢？淮河也就學黃河一樣，來向別人借路了。淮河找到了兩條可借的路：

一條是向西南流入高寶湖，再流過揚州，流到長江去。

一條是向西北，經過淮陰，流到運河去，又由運河流到長江或海裏去。

但是，淮河所借的路，却不是很理想的路。

它要借運河的路嗎？一來運河離海還有二百多里；二來運河入海的河道本來就很狹窄，而且也早已大半淤塞了。從運河，這條又長又窄的小衙堂，根本就排不出很多的水。

它要借長江的路嗎？對不起！長江自己的水量，比淮河還要大。長江非但幫不了

淮河什麼大忙；有時長江上游、中游水大時，還要倒灌到運河和高寶湖裏來！又由運河和高寶湖倒灌到淮河裏來。這就是說，長江還要請淮河分擔一些水呢！

可憐的淮河！它真是走頭無路了。

因此，淮河流域，不下雨就旱，一下雨呢，就「小雨小災，大雨大災」，到處泛濫成災了。

六 年年扒河年年受淹

淮河年年闹水灾，淮河流域的人民，年年盼望政府来治水，但是以前的「政府」，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派，他们只知道剥削老百姓，那里会关心老百姓的苦痛！

拿满清政府来说，当时也设了一个什么『导淮局』。做导淮官，在那时是公认的一个人『美缺』，做官的都像苍蝇闻到牛粪一样，大官花大钱，小官花小钱，谁都想经营这类美缺。这样的官，他会做出什么事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做官的花了本钱，要捞本，要发财，上了任后，就向淮河老百姓头上到处刮钱，刮来钱后，吃喝嫖赌还来不及，谁还有心来管你水灾不水灾？！

民国初年，盘踞在淮河流域的军阀，发财本領更高明了。他们口口聲聲也說要『治淮！治淮！』借着治淮的名義，還向帝国主義借了一大筆外債。錢借來了，却買槍買砲來打內戰。淮河的水灾沒有治好，淮河的人民倒做了內戰的砲灰，被打死了不

到了國民黨統治時代，越發糟糕了。

一九二九年（民國十八年）成立了一個什麼『連淮委員會』，蔣介石這反動派頭子，自己兼任這委員會的『委員長』；作計劃啦，編預算啦，向老百姓征收治淮特別捐啦，發行治淮公債啦，像煞有介事的。實際上做了什麼呢？連河堤也沒有修好，只是裝模做樣的，在堤上敷了一層寸把、二寸厚的新土，把堤上長得還不大的青草蓋得乾乾淨淨，不露一根毛，就算把堤修過了。

老百姓的血汗錢，却都給蔣介石爲首的大小小小治淮的『委員長』、『委員』、『監工』、『區長』、『鄉長』、『保長』……一連串的貪官污吏，一層一層刮，刮進私人腰包裏去了。

淮河流域的人民，把當時的情形編成一個歌謠唱：

提起挖河好心傷：

區長蓋樓房，

鄉長蓋瓦房，

保長砌磚牆，